

「最震撼的战争」

最长的一天

1944
诺曼底登陆

The Classic Epic of
D-Day

Cornelius Ryan

【美】Cornelius Ryan 著

李文俊、陶洁、申慧桦 译

THE LONGEST DAY

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海上登陆作战
面对血腥海水和
钢铁火焰的战争奇观
是被恐惧征服，
还是勇敢战斗？



中信出版集团 CHINA CITIC PRESS

最长的一天 | 1944诺曼底登陆 |
[美] 科尼利厄斯·瑞恩◎著

李文俊、陶洁、申慧辉◎译



THE LONGEST DAY
The Classic Epic of D-Da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长的一天 / (美) 瑞恩著; 李文俊, 陶洁, 申慧辉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 9

(二战史诗三部曲)

书名原文: The Longest Day: The Classic Epic of D-Day

ISBN 978-7-5086-5274-0

I. ①最… II. ①瑞… ②李… ③陶… ④申… III. ①美英联军诺曼第登陆作战 (1944) IV. ①E1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0414 号

The Longest Day: The Classic Epic of D-Day, June 6, 1944 by Cornelius Ryan

Copyright © 1959 by Cornelius Ryan

Copyright renewed © 1994 by Victoria Ryan Bida and Geoffrey J. M. Ryan

by arrangement with McIntosh and Otis, Inc.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最长的一天

著者: [美] 科尼利厄斯·瑞恩

译者: 李文俊、陶洁、申慧辉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1

字数: 280千字

版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5-4623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 ISBN 978-7-5086-5274-0/K · 463

定价: 4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献给所有参加 D 日的人

“相信我，兰，入侵的最初 24 小时将是决定性的……对同盟国也罢对德国也罢，这一天都会是最长的一天。”

——陆军元帅欧文·隆美尔，1944 年 4 月 22 日



前言

1944 年 6 月 6 日，星期二，D 日

★ ★ ★

霸王行动，盟军进入欧洲，是 1944 年 6 月 6 日零时 15 分整开始的——就在将永远被称为 D 日那一天的第一个小时里。在那个时刻，美军第一〇一与第八十二空降师一些特选人员跨出他们的飞机，进入月光照耀下的诺曼底夜空。五分钟后，在 50 英里外，英军第六空降师的一个小组跳离他们的飞机。这些人是探路者，他们的任务是在空降地点燃亮信号，让后续的伞兵与乘滑翔机的步兵着陆。

盟军的空降部队清楚地标明了诺曼底战场最远的边界。在他们与法国海岸线之间，偃卧着五个准备在那里登陆的海滩：犹他、奥马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古尔德山¹、朱诺与索德²。

就在伞兵们在诺曼底黝黑的树丛里战斗的拂晓前的几个小时里，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舰队开始在那些海滩外面集结——几乎有 5 000 艘舰船，运载着 20 多万陆军、海军与海岸巡逻队的士兵。

清晨 6 点半开始，在一阵猛烈的军舰炮轰与来自空中的轰炸之后，数千名士兵涉水登陆，构成了登陆作战的第一个攻击波。

下面要叙述的并非一部军事史，而是关于人的故事：盟军的士兵，和他们对阵的敌人，以及卷入 D 日血腥混乱中的平民百姓。战役开始的这个日子，将结束希特勒妄图统治整个世界的疯狂赌博。



目录

前言 // V

第一部 等待 // 001

艾森豪威尔站起身来。他显得疲倦，但是脸上的紧张神态已经少了许多。6小时之后，在研究天气情况的一个短会上，他坚持自己的这个决定并再次加以确认——D日就定在6月6日星期二了。

艾森豪威尔和将官们离开房间，急匆匆地去使这个巨大的进攻计划变成行动。在他们身后寂静的图书室里，一重蓝色的烟雾笼罩在会议桌上，炉火在打过蜡的地板上反出亮光，壁炉架上，一只座钟的指针显示出时间是9点45分。

第二部 夜晚 // 079

他细高个儿，脸上涂满油彩，使他的颧骨和鼻子显得更高了。他好像给武器和装备压得够呛。老太太魂飞魄散，呆呆地望着他，一步都挪不动身子。只见怪影把一个手指压在嘴唇，示意她不要出声，接着便迅速消失了，利弗拉尔特夫人也慌忙行动起来。她一把撩起睡裙的下摆，拼命地向屋子里跑。她见到的是第一批在诺曼底登陆的美国人中的一个士兵。当时是6月6日，星期二，午夜12时15分。

D日开始了。

第三部 进攻日（D日）// 139

此时，在决定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命运的这一天，隆美尔疯狂地向诺曼底疾驶过去。与此同时，他的指挥官们正在反攻前线竭尽全力，以阻止盟军暴风雨般的迅猛攻击。一切都取决于装甲部队：第二十一装甲师就在英军海滩的后面，第十二党卫队装甲师和莱尔装甲师仍被希特勒保留着。

陆军元帅隆美尔注视着前面白带状的公路，催促着司机快开。“快！快！快！”他说。丹尼尔把脚向下踩去，汽车呼啸着奔驰。

伤亡小记 // 225

D日幸存者 // 227

注 释 // 293

THE LONGEST DAY

THE CLASSIC EPIC
OF D-DAY

第一部 等待

Part One The Wait





THE LOWEST WAY

THE LOWEST WAY
TO THE HIGHEST

THE LOWEST WAY

THE LOWEST WAY

1

★ ★ ★

村子在潮湿的6月清晨里非常安静。村子的名字叫拉罗什吉荣，它躺在从巴黎到诺曼底几乎一半路程上的塞纳河宽阔、懒洋洋的弧弯里，不受打扰，几乎有12个世纪了。多年来它仅仅是人们到某处去半途要经过的一个地点。这儿唯一的特色是有一个城堡，那是拉罗什富科公爵们³的府邸。正是这座突出在村后屏障般山丘旁的城堡，使拉罗什吉荣的太平日子走向终结。

在这个灰暗的早上，城堡阴气逼人，它的巨大石块因为潮湿而闪着光。快6点钟了，可是两个铺着圆卵石的大院子仍然毫无动静。大门外面，大路延伸开去，很宽阔，空荡荡的，村子里那些红瓦顶房舍的百叶窗仍然紧闭。拉罗什吉荣非常安静——安静得像是个荒芜的野村。可是这种寂静是不真实的。在窗板后面人们在等待钟的鸣响。

6点钟一到，城堡旁边那座15世纪的圣萨姆森教堂里的钟就会敲响“奉告祈祷”的钟声。要是在太平年月，它的意义很简单——拉罗什吉荣村民会在胸前画个十字，停下来做一次祈祷，可是现在“奉告祈祷钟”有着比静思片刻更为丰富的意义。今天早上钟的敲响，意味着一夜宵禁的结束和德军占领第1451天的开始。

拉罗什吉荣村每个角落里都安有岗哨。哨兵们在有保护色的斗篷里蜷成一团，他们站在城堡两座大门的门洞里、村子两头的路障旁、小山丘白垩矿脉露头凹处的岗亭里，以及城堡上方最高的小山上古塔遗址旁的哨所里。在那里，机枪手居高临下，能把整个被占领的法国中占领得最为彻底的村子里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拉罗什吉荣虽然有田园诗般的表面，骨子里却是一座监狱；村子里里外外一共有543个村民，而德国军人的数目却是村民的三倍多。他们当中的一个就是陆军元帅欧文·隆美尔，德军西线最强大的B集团军群的司令。他的总部就设在拉罗什吉荣的城堡里。

从此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关键性的第五个年头，全神贯注、意志坚定的隆美尔，准备为他一生中最最凶狠的一次战役而战斗。他指挥着50余万军队，其任务就是防守一条极长的海岸线——延伸几达800英里，从荷兰的海堤，一直到布列塔尼半岛大西洋海浪冲击着的岸滩。他的主力第十五集团军集中在加来海峡省一带，亦即英法海峡最狭窄的地段。

夜复一夜，盟军的轰炸机轰炸这个地区，第15集团军中对轰炸厌烦不已的老兵苦涩地打趣说，最好的休息疗养处所莫若是第7集团军的诺曼底驻地了。那里几乎没有落下过一颗炸弹。

好几个月了，在一片密林般的滩头障碍物和雷场的后面，隆美尔的部队在海边的水泥工事里等待着。可是蓝灰色的英吉利海峡一直空无舰船。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在这个宁静的星期天早晨，从拉罗什吉

荣村，仍然看不出有一丝盟军入侵的迹象。这一天是 1944 年的 6 月 4 日。

2

★ ★ ★

隆美尔独自一人待在底层那个他用来办公的房间里。他坐在一张巨大的文艺复兴式办公桌的后面，就用一盏台灯照亮工作。房间很大，天花板很高。一面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戈布兰⁴挂毯。另一面墙上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公爵那副高傲的尊容——此公是 17 世纪的格言作家，也是当今公爵的祖先——从沉甸甸的金边画框里往下俯视。溜光的拼花地板上散放着几把椅子，窗前挂着厚厚的帷幔，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房间里除了隆美尔本人之外，再没有别的与他个人有关的东西。这里没有他的妻子露西-玛丽亚或他的 15 岁的儿子曼弗雷德的照片。没有战争初期他在北非沙漠大捷的纪念品——甚至也没有 1942 年希特勒兴致勃勃赏给他的那根华丽耀眼的陆军元帅节杖。（这根 18 英寸长、3 磅重、带有金鹰与黑彡符号的红丝绒套子的金杖，隆美尔只携带过一次，就在他获得的当天。）甚至连说明他部队布防状况的地图也没有一幅。富于传奇色彩的“沙漠之狐”还跟以前一样，躲躲闪闪，捉摸不定；他可以一下子走出这个房间，连一丝痕迹都不留下。

51 岁⁵的隆美尔虽然看上去显老，却和以往一样精力旺盛。B 集团军群无人记得哪个晚上他睡眠超过五小时。这天早晨，和往常一样，他不到 4 时就起床了，此刻也在不耐烦地等待 6 点钟的到来。那时他将和幕僚们一起用早餐，然后就可动身去德国了。

这将是隆美尔几个月来的第一次休假。他打算坐汽车回去。希特

勒坚持他的高级军官必须用“三个引擎的飞机……而且每次必须有一架战斗机护航”，这就使得他们几乎不可能乘坐飞机。好在隆美尔也不喜欢坐飞机。他将乘坐他那辆有活动车篷的黑色大霍奇，走8个小时，回到他在乌尔姆市黑尔林根的家。

他一直在期待着这次旅行，可是做出走开的决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隆美尔的肩膀上负有巨大的责任，那就是盟军一开始登陆便立刻将其击退。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遭受了一个又一个灾难，已有点步履不稳：成千架盟军轰炸机日日夜夜连续猛炸德国，苏联强大的兵力进入波兰，盟军兵临罗马城下——不可一世的国防军到处在被击退、被歼灭。德国虽然离打输还很远，可是盟军的登陆将会是决定性的一役。处在生死存亡关头的正是德国的未来，而这一点隆美尔心中比任何人都清楚。

然而这天早晨隆美尔却准备回家。几个月以来他都希望6月初能回德国去待上几天。有许多理由使他现在相信他可以离开，虽然他绝对不会承认实际上是自己非常需要休息。就在几天之前他打电话给他的上级，年迈的西线总司令、陆军元帅葛尔德·冯·伦德施泰特，请求暂时离开。请假立刻就获准了。接下去他有礼貌地拜访在巴黎附近圣热尔曼-恩-赖尔的冯·伦德施泰特总部，去办正式请假手续。冯·伦德施泰特以及他的参谋长君特·布鲁门特里特少将见到隆美尔憔悴的面容，都不免感到震惊。布鲁门特里特永远忘不了，隆美尔看上去“又疲劳又紧张……显然很有必要回家和家人团聚几天”。

隆美尔确实是既紧张又急躁。从1943年将近年底他来到法国的那一天起，何时何地都与盟军交战就成为一个几乎难以承受的负担压在他的身上。和海岸前线所有人一样，他一直生活在焦虑的梦魇里。他老得去揣摩盟军的意图——他们将怎样进攻，打算在哪里登陆，特别是：什么时候。

只有一个人真正了解隆美尔的紧张心情。对他的妻子露西－玛丽亚，他毫无保留地倾诉一切。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他给她写了40多封信，几乎每两封信的一封里，他都对盟军的攻击做了新的预测。

3月30日，他写道：“现在3月快结束了，而英美仍然没有开始进攻……我开始相信他们已对自己的打算失去信心了。”

在4月6日的信里，他写道：“此间紧张情绪日益加剧……很可能离决定性的事件只有数星期了……”

4月26日的信里他说：“在英国，斗志很低……罢工接二连三地发生，‘打倒丘吉尔和犹太人’与要求和平的呼声越来越高……对于一次冒险的进攻来说，这些都是凶兆。”

4月27日的信：“现在看来，英国人和美国人不会那么密切合作，愿意在最近的将来进攻。”

5月6日：“仍然没有英国人和美国人要来的迹象……随着每一天、每个星期的过去……我们都变得更加强大……我期待着这次战斗，信心十足……也许它会在5月15日到来，也许是月底。”

5月15日：“我不能进行更多远距离的〔视察〕巡游……因为谁也不知道进攻何时开始。我相信再过几个星期西线这里就会有动静了。”

5月19日：“我希望能比过去更快地推行我的计划……〔不过〕我怀疑6月里能不能挤出几天离开此地。从目前的情况看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然而，机会毕竟来了。隆美尔决定这个时候请假的原因之一，是他对盟军意图的估计。现在，放在他面前办公桌上的是B集团军群的每周报告。这份编写得很精细的预测，第二天中午将送交陆军元帅冯·伦德施泰特总部，用通用的军队行话来说，是西总（西线总司令部）。到了这里，经过进一步的加工润饰，它将用作整个战区报告的一部分呈交希特勒的总部，亦即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隆美尔的军情估计里说，盟军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传送给法国抵抗力量的密讯亦大量增加”。不过，报告继续说，“根据以往经验，尚不能得出结论说入侵即将发生……”

这一回，隆美尔判断错了。

3



通往陆军元帅书房走廊的另一端是参谋长的办公室，在这里，隆美尔的36岁的副官赫尔墨斯·兰上尉正在拿起早晨的报告。这是他每天为司令官做的头一桩杂事。隆美尔喜欢尽早拿到报告，这样，他就可以在吃早餐时和他的幕僚讨论了。不过这天早晨没有多少内容：海边前线仍然很沉寂，除了夜晚加来海峡省遭到持续轰炸。看来这是没有疑问的了：抛开种种别的迹象不说，光是针对加来海峡省这样马拉松式的轰炸就足以说明，它已被选中作为进攻的地点。如果他们真的打算登陆，那么地点准就在那儿。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设想的。

兰看了看他的表：到6点还差几分钟。他们准备7时整动身，得抓紧时间了。不派护送队，光是两辆小汽车，隆美尔的那辆，以及属于汉斯·格奥尔格·冯·坦普尔霍夫上校的那辆，他是B集团军群的作战参谋，也和他们一起走。和往常一样，陆军元帅的行动计划不通知他们将要经过的地区的军事首领。隆美尔喜欢这样，他讨厌每个城市入口处有脚后跟对碰的司令官和摩托车护送队这一套繁文缛节。这样，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们将在下午3时抵达乌尔姆。

他们又面临那个老问题了：带什么给陆军元帅当午餐呢。隆美尔不抽烟，很少饮酒，吃好吃坏也全不在乎，有时候甚至把吃饭都忘了。过去，在与兰商量长途旅行吃什么时，隆美尔往往会把设想好的

午餐菜单一笔划掉，用粗大浓黑的字体写道：“普通野战伙食即可。”有时候，他加上一句：“当然，倘若你想加上一两块牛排我也不反对。”这一来倒把兰搞得更糊涂了。细心的兰永远也弄不清到底该让厨房准备什么。这天早晨，除了一暖瓶清炖肉汤之外，他还要了几种三明治。他猜想隆美尔和往常一样，反正是会把午饭忘得一干二净的。

兰离开办公室，沿着有橡木镶板的走廊往前走。从两旁的房间里传出谈话的嗡嗡声与打字的嗒嗒声；B集团军群司令部如今是一个忙碌不堪的处所。兰老是纳闷，住在二楼的公爵与公爵夫人在这一片吵闹声中怎能睡得着。

在走廊的尽头，兰在一扇巨门的前面停下。他轻轻叩门，扭动把手走了进去。隆美尔没有抬头。他在全神贯注地看面前的文件，似乎根本未发现他的副官进入房间，兰知道不应打扰。他站在那里等候。

隆美尔从办公桌上抬起了眼。“早上好，兰。”他说。

“早上好，陆军元帅。这是报告。”兰把它递了过去。接着他离开房间等在门外好陪隆美尔去吃早饭。看来陆军元帅今天早上事情特别多。兰知道隆美尔是个心血来潮便要改变计划的人，他不敢肯定他们真的能动身。

隆美尔倒无意取消这次旅行。他希望晋见希特勒，虽然事先并未做好具体的安排。所有的陆军元帅都有权会见元首，隆美尔给他的老友鲁道夫·施蒙特少将、希特勒的副官打过电话，要求会见。施蒙特认为可以安排在6日至9日之间。除了自己贴身的幕僚外，没有人知道他打算去见希特勒，这是隆美尔的典型做法。在伦德施泰特总部的日志里仅仅是简单地写道：隆美尔要请假回家过几天。

隆美尔确信这段时间里他可以离开自己的总部。如今5月已过——